

# 三月福田

刘红梅

一条魔幻的带将你牵引到群山腹地深处。山,树,田野,房屋,在眼前挪移。很不经意地,你会发现远处隐隐的明黄,一条一条摆在黄黑黄黑的土坡上,几何的切割分明又贴合,显得不乱,且美。有人说,福田到了。那明黄的颜色,是油菜花的颜色。很多的油菜田,远的,近的,平铺着;高处,低处,层叠着。不规则,却自然相融,和谐相生。

菜花不属于福田独有,在别的地方,它曾以声势浩大的节日震荡着人们爱美的神经。重庆的官渡、潼南,云南的罗平,一年一度的菜花节搅动了无数人的心潮,蓬勃的花迷乱过太多人的眼。福田的菜花,却毫无这份虚荣。它总是以超然的姿态娴静自得,遗世而生。你来,或者不来,它都在那里,开花,结实。这冲淡于世的生之信念,叫人唯生欣羡与敬意,不敢在它面前肆意癫狂。

但它也不会拒人千里。如果实在眷恋了它的美,想与它一起定格,只须缓步走近,轻巧地将身子贴过去,捻起最近的那株花,对它微笑,对整片花地微笑,那么,它一定会还你一份知遇的情,让你的脸滋生明媚,让你的眼流溢光辉。当你爬上一片高地,站在一幢楼房的顶上俯瞰,会看到一弯丰厚明黄的月亮,静躺在福田小镇背面的坡地上,等天黑时,它会升起,照进熟睡人们的梦里,让梦变得甜美芬芳。那弯月亮,一定是油菜花的游魂,集结成精。

菜花盛放时,李树已是花残叶出。错时来访的远客,站在树下,默然凝视这即将油枯灯尽的花,有些哀伤。“怒放我不知,来时君将去,时光成了天敌,心中可有怨气?”汁液殆尽皱巴巴的花片衰弱地笑着。“我不走,华实如何安放?我已是心怀感恩,修剪人的匠心,给我足够的阳光,我生命的线才得以尽量拉长。”“不然,”那片花皱眉轻叹,“你我要见,定是无缘。”听者抬眼,望向这一片花弱叶幼的李树林。果然,那一株株树,枝节向外四散,整株树仰面向天,敞开大大的怀抱,拥抱

阳光雨露。恰巧,听见旁边人正说着:“我们把枝丫尽量压低,让李树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,这样,花更鲜,果更甜。”毋容置疑,说话人是这片山林创建者。转过头,看见一张平和的脸,极为寻常地讲述着这个山林王国的前世今生。没有炫耀,也没有渲染,声音不疾不徐,和缓而淡然。唯有那和缓中的自信,昭示着一片浩大山林领袖胸中的雄心抱负。

言者无心,却引出听者联翩浮动的思绪。如雪花盛开成海,欢笑与热舞自演自观看,不欣赏者不来,不悔寂寞而开。开了,谢了,繁盛过,寂然过,待脆果登场,便在尘泥的深处送一缕馨香,伴枝头密密果实日日茁壮。于是,吸入鼻中的气息便似乎带了涩口甜甜的香味。再看这满坡林木,便觉踏实,并且有些向往,当在枝头挨挨挤挤的果子渐变丰满,当薄薄绿皮包裹下的果肉渐变微黄时,能否再来树下?伸手从枝头摘取一只,还没触碰唇齿,舌尖早已生精。然后,咬破皮的一刹那,酸甜的汁味浸遍味蕾,甜润的幸福在体内四处奔涌。似乎想太远了。啣啣嘴。低头,林中原野,野苗疯长。有识得百草的内行人,一双手在野苗间翻飞,很快手中便齐齐握着两大把野苗尖。“这叫野豌豆苗。苗尖凉拌,太美味了。”太美味,是她对所有自然珍物的最高赞誉。这些疯长的野苗,一直护卫着李树,使它根壮果香。

与水果相比,茶叶调似乎高了些。福田茶叶,品茶人皆知。福田这个名和茶叶这种物注定相伴。深圳福田,福建福田,安溪福田,都是茶叶天地,各种茶叶尽享世人的喜爱。巫山福田,地与它处共名,茶与它地齐誉,相比,却依然还是谦逊的。

不事稼穡的女子心中,采茶是一件极浪漫的事。十指穿梭,做出蝴蝶飞舞的样子,在这粒叶尖上一点而过,又在那片叶芽上停?片刻。女儿情态的柔美赋予劳作意味深长的艺术情味。于是,每年,便有刻意装扮的女子,系着花花绿绿的头巾,

腰间挎着特意从茶厂借来的小竹篓,在一行一行茶树间,对着镜头,摆着夸张做作的姿势,体验劳动带来的无比幸福。这时如果转头,会看到,身后不远处,真正的茶农,挎着一模一样的竹篓,正在采茶。他们并不是成队排列着,而是四处分散,隔老远,立着一个。有的妇人,背上还缚着幼孩。一律佝偻着脊背,眼睛紧盯着面前的茶树,手指在一粒一粒叶芽上飞快移动。拇指食指指甲急急相碰,两指向手心一曲,又赶快分开,伸向下一株茶树。这一合一曲一分,手心里便多了一粒叶芽。也不知,究竟需要多少次手指的韵律伸曲,手心里才会集上一小撮茶叶嫩芽?此间心念一动,心中便惬意顿起,生活远不是摆拍,劳作的艰辛容不了善意的调侃。默默地,收好小篓,归还给茶厂热情的主人。

路过茶厂车间的窗口,有排队的男女,手里拎着小竹篮,或者透明袋。一见之下,不明白那些人拎着站着意图。细想,便恍然,那是将自己采摘的茶叶,卖给工厂。看着那小半篮或者小半袋鲜嫩的叶芽,不自觉地又开始琢磨,这该是需要多少的功夫呢?半天?还是一天?作为一个毫无实践经验的人,的确无从而知。只深知两字:不易。

偌大的车间里,忙而不乱,各道工序紧然而转。每道工序的机器前,站着一个人,貌似散漫,实则专注。在这些零落站在机器旁边眼睛紧盯着机器里翻动着的茶叶工人中,有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,满面满身全是白蒙蒙似雾非雾的粉尘。被好奇心驱使,便不顾那机器里弥漫出来的烟尘,靠近那个须眉不清的人。看看他,再看看敞口的铁皮箱里被转动着的轴翻搅着的茶叶,还有那状似笤帚的毛刷,悬在茶叶的上方不停地转动着。实在不明究里,看看那人严肃的面孔,忐忑地问:“这是个什么工序?”那人见问,脸一下子生动起来,微笑的颤动使得脸上的粉尘有些不安份地躁动起来。他说:“这在扫毛尖。”然后,他用手

指在铁皮箱边沿一抹,指腹上挂着一坨黄白黄白的尘团。“这是茶叶外面的粗皮,扫掉了,茶叶更加清香。”说到清香两个字时,他的鼻孔无意识地收了一收,似乎香气已经飘绕而入了。无暇细细看完每道工序。十几道,——看完得大半个时辰。楼上茶厂的主人还备好了特产的清露等着大家去品尝哪。走马观花后,停留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工人身后。她面前一口大的铁锅,锅内有大半锅茶叶,她双臂弯成半环状,两手在锅内由上向上刨动,大半锅的茶叶在她手中腾起落下,舞个不休。再不懂茶道,经历了田间地里体悟,和室内游走观摩,弄明白每一粒茶叶身体上凝聚的艰辛之后,对着面前杯里叶起叶落的茶水,也怀有一份虔诚。小心端过杯,极小极小地抿一口,生活的滋味在口中——泛气。伴有香的涩,带着甜的苦,缭绕在唇齿之间,久久地,久久地,不去。茶也醉人。

醉里的外乡人,在夜幕笼罩的福田小镇徜徉。小镇早入睡,宁静安详。可是,这群心绪昂扬的人,怎么可能跟随小镇一起安眠呢?顾不得纷沓的脚步声扰乱一镇的宁静,只是想要在这清宁的夜空下,释放自己。开始还收敛着,说笑唱闹的度都基本把握得恰到好处。到了镇外小河边,终于忍不住了,生怕如果不释放,这小河的水声太单调,河边地里的菜花会寂寞。于是高歌,于是扭跳,将小镇边沿静的夜搅腾起朵朵欢娱的浪花。小镇依然沉在梦里。翌日离开,穿街而行时,看到来的去的人,看他们脸上平静祥和,懂得了他们的生活。你来,你走,我自安闲,风雨不惊。这就是福田。



高唐

俊雨



《春满山村路》

卢先庆/摄



## 归巢(二)

何勇

担春日暮”,当年山间腾跃的艰辛恍然如昨。

到了读书的年纪,彭淦进了下庄唯一的学校:下庄村小。一间小小的保管室改做的教室,成了彭淦孵化梦想的沃土。他在这里念了六年,小学毕业了。

那一年的八月,在彭淦的记忆中格外深重。母亲沿着108拐的小道走出了大山,再也没有回来;村里已经开始修路,父亲彭仁松不久就要上工地修路了。好些个夜里,他都看见一点火星明明灭灭,第二天床边总有三四个烟头。他知道,父亲难以入眠。彭淦自己跟父亲说:“爸,我想过了,我不读书了,也去工地上投劳。等我再大一点,就出门打工挣钱。”“瞎说个啥!”平时和和气气的父亲难得动一回真怒,“我们这辈没得好多文化,就指望你们读点书!莫东想西想,屋里我照得过来,你要好生读书!”

彭淦读中学了。场镇上的骡坪中学,从下庄出发,他要不停脚的走,走整整五个小时。走得腿酸,脚上磨出一串水泡,他都不吭声。不是“久住坡,不嫌陡”——彭淦知道,他只是走路而已,父亲他们却是在半山,把生命放在了悬崖之外。不觉一春又一春。彭淦念完中学念高中,再到大学毕业,留在成都工作。他走得越来越远,但身上,一直系着绕不开的线。每年假期回来,彭淦都会发现村里有了新变化——

村里放置了垃圾桶,定期有环卫公司将垃圾运往村外集中处理;

安上了许多太阳能路灯,晚上出来散步方便多了;

家里牵来了自来水,装上了燃气灶,还驶上了“信息高速”,装上了宽带;

道路干净整洁了,农家小院里鸟语花香,村里处处可入画;每月一评的“文明户”“洁净户”,还有小礼品奖励,小村庄越来越宜居……

前两年冬天,彭淦回家过春节。村主任毛相林找到了他。

毛相林说,下庄村小只有两名老师,其中一位已退休,另一位老师张泽燕也工作四十多个年头了,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来下庄,学校面临着停课困境。

“娃娃啊,你们是下庄飞出去的鸟儿,见了世面,学了东西,莫扯腾咕不回来了口!我们这帮老骨头,还过几年就要散架咯,祖辈几百年的地方,还是要传承发展哪!再往后,只有靠你们咯!”毛相林语重心长,花白的头发,层层堆叠的皱纹敲痛了彭淦的心房。

辞去了金融公司的工作,彭淦留在了下庄。有人问他:“一个月7000多块的工资哦,你怎么舍不得不搞咯?”

彭淦摩挲着手中崭新的语文课本,笑了笑:“什么东西都不如‘家’来得珍贵。比起在外头挣钱,我更希望能为家乡出点力,把家乡发展好!”

彭淦做了下庄村小的代课老师。孩子们很喜欢他,听说他读过大学,看向他的眼神里,更

多了几分崇拜和艳羡。他总会告诉孩子们:“你们也可以,你们会更好!”课间时候,他把网上下载的一些视频放给他们看,多看看外边的世界;更多的,是告诉他们,学有所成要回报家乡。

放学过后的时间,彭淦常常沿着小路去村主任毛相林家,谈他对村里产业发展的看法、想法。以前村里做出了发展西瓜产业的决策,他也在第一时间给父亲打气:“爸,你只管去搞!要学管护技术,有我呢!”他给父亲买了关于西瓜种植的书籍,跟他一起研究;父亲种植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,他就泡在网上查找资料,问询身边农研人员。父亲成了下庄的种西瓜的土专家,彭淦功不可没。

现在,村里大力发展柑橘、桃园产业,同时也在尝试进军生态旅游。像彭淦这样有想法、有知识、有情怀的年轻人,正是急需的人才。村主任毛相林担心每月不足两千的代课工资留不住年轻小伙的心,打了万语千言的腹稿,准备给他做工作,彭淦爽朗地冲他直挥手:“您放心吧毛主任,我呀,已经决定了,要考乡镇公务员,一辈子为下庄出力!”

他挪开手臂,把小桌上两本厚厚的书举起来,一本《申论》,一本《行政职业能力测试》。毛相林走近,翻了翻,密密麻麻的笔记。他赞许地笑了:“嗯,搞得好好!拿出你爸爸修路那时候的拼劲儿来,攒劲考!”

彭淦关上书,看着毛相林的眼睛:“毛主任,

诗雨

## 三月的形态 (外二首)

李成燕

朋友圈偷来一张三月的照片  
红土地,绿豆麦,呼啦啦意象鼓

瘦瘦的土豆苗独自攒劲  
柑橘树衬托冷峻的乌桕树  
更高的底气来自不远处的青山

它们一起。想告诉你的是:  
丢种子的女人站在高处  
她开红花,向春天深处走去  
挥锄的男人却以退为进  
他们共同构成:三月应有的形态

### 秋在春天的路上奔跑

步伐平滑而柔软  
就要踩上春天的鼓点了  
还得再加把劲  
秋风霜高洁,怎能盖过春绿风

头?  
还不做做扩胸运动就该气喘吁吁

就该彻底暴露内心的怯弱了  
可春天仍然泛滥,年轻就是本

钱  
她只担心秋天走马观花  
浅尝辄止的风景  
完不成踏青的仪式感

### 春萌

我们的春天像旗帜  
她喜欢绿风照亮琥珀之心  
喜欢抚摸心的持续律动  
还要多少吹拂  
才能打开最精致的部分

我们的爱情和生活宁静太久  
陈旧提醒:是打开窗户说亮话的时候了,我生白发了  
我熟悉每一棵小草的隐逸  
风成了忠实的听众



神女峰

你看,杨亨华、王先均……这些老前辈,哪怕在外头买了房、致了富,也还是回来深耕下庄这块地;我们这些前辈里头,毛连长、刘时琼、袁堂清他们,做电商、开农家乐,也在努力为他们想要的下庄奋斗。你们老一辈豁出命来,给我们修出了这条路。我们这辈人,也要拼尽全力,为你们的后辈,闯出一条发展致富的康庄大路!”

毛相林肩膀一松,哈哈一笑:“有你们这样的娃娃,有你说的这些话,我这把老骨头也可以安心了!”

看着毛相林远走越远的背影,瘦小,微微佝偻着背。他们老了,但他们曾经做过的事,流过的汗,都刻进了故事,写成了绝壁上的传奇。新的故事怎么写?彭淦站起来,走出门去。柑橘园苍苍绿绿,一望无际,远处隐约可见的桃园,空气里飘来后溪河水的气息,一切都是新的,一切都充满希望。

“饮一盏岁月留香,唱一曲往事飞扬。山水间歌声回荡,回荡思念的滚烫。去年的家书两行,读来又热了眼眶,云水边静沐暖阳,烟波里久违的故乡,别来无恙,你在心上……”

轻轻哼起这首《燕归巢》,炊烟轻起,谁家饭菜飘香。

红稀翠盛橘初小,山间日晚燕归巢。

你细听——  
那巢中,又有新燕呢喃。

未来,风光无限好。

(完)

